

葉曙著

病理廿三手



臺靜農先生序

葉奕白先生要我爲他的這部書作序，年前就向我說過，當時我也就漫然的答應了。現在這書已經排印好，正等我交稿，於是我就將本書一氣讀完，才覺當時一諾，太大膽了。一個病理學家，將他半生的研究與教育下一代的事實，熱忱的提供於學術界同道，這樣的著作，豈是我所能作序的。可是一言既出，後悔無及。我想，凡是涉乎專門的著作，不外有兩種讀者，即同道人體會其內含的理識與貢獻，非同道人則體會其寫作的精神與態度；而我呢，即使作爲一個非同道人，也無此能力。

奕白出國留學於上海五卅慘案的後一年，學成歸國於抗戰勝利的前兩年，這二十年中，正是中國人民遭受苦難的時代，這苦難的形成，自然由於種種原因，而最爲顯著的，世界文化激蕩得太劇烈了，我們猶愚頑自嬉，終於招致侵掠者的深入，幾乎亡國。這時代的覺醒者，各以其良知走向了爲民族圖存的道路，至於純科學的研究，本極緊要，但從事於此道者，却不多見。奕白便是在這苦難的時代，以沈潛的力量，專攻病理。病理學在今日，誰都知其重要性，可是在四十年前，是冷門，是寂寞的工作。難得的學成後，既不足以致富，又沒有臨床大夫那樣的氣派，他却早就立下了志願：「終生教書研究，寧願與發財絕緣了。」他沒有違背他的志願，在悠久的艱苦的歲月裏，他堅強的努力不懈。他說：

我留日一留十八九年，始終不曾忘記自己的國家是科學落後的窮苦國家，並且深知遇事都得從頭做起，所以我

學病理，特別注意那些最基礎的技術，尤其是書本學不到的東西。我就在這樣存心之下，加倍努力，自我訓練，幾年之後，獲得了一些看來不是學問，而於建立研究室則是不可或缺的經驗和技術。（磨刀、染色的訣竅 P.8）

在癸白讀大學的時候，中國的醫學校早有了，醫院的設置也很普遍了，可是病理學却要從頭做起，足見我們的醫學的推進令人有「舍本求末」之感。而癸白於專門學術的研究外，還要「注意那些最基礎的技術」，別人「看來不是學問」的學習，何必多費時間？而他了解自己國家醫學的情形，必須如此，才能有所建立，猶之一個建築師走到四無人煙的原野上，泥水匠和小工，一個也找不到，單憑藍圖是建不了高樓大廈的。從這一點上，便可以看出一個有志於自己國家的科學者的遠見與苦心。讀了癸白的這部自傳，使我們更加證實了他三十年來所追尋的與表現於教學上的，從沒有離開他三十年前所樹立的目標。

三十二年癸白受東南醫學院之聘，回到上海，東南醫學院本在真茹，因毀於戰火，遷到法租界勉強開課，維持這醫學院的，都是上海開業的醫師，癸白是唯一的專任教授並負責教務。這醫學院戰火之餘，圖書儀器既感貧乏，應有的學科也不能開齊，解剖實習更談不到了。這時癸白將自己在國外收藏的教材拿出來，充實了教學，同時籌備解剖實習，爲了屍體，到處奔走搜治，找到了來源，又無人教授，只有自己擔任。當國家艱苦抗戰的時會，又在淪陷區裏，獨有人沉默而堅強的從頭做起，培植下一代，看來無赫赫之功，却爲國家蘊蓄了沈厚的力量。果然，勝利後，從天上飛來的重慶客，他們接收時，發現了東南醫學院學生的成就，也不免爲之驚異。

三十五年癸白來到臺灣大學，臺大的前身是臺北帝國大學，其醫學院雖不能與東南醫學院比，但也是戰火之餘，百廢待舉。不久，傅孟真先生長臺大，於醫學院整頓尤力，癸白便是參與籌劃者之一。他主持醫學院的教務，與校當局協力從事教學與研究的推進，不論事之大小，莫不全力以赴。同時他還主持病理研究所，這方面原先並沒有很好的基礎，又得從頭作起。他終能以新的觀念發展了病理的研究，並使病理直接對於醫院服務，他說：

病理科在一個醫院所負使命有三：教學、服務及研究是也。教學與研究二項，差不多的人都知道，服務一項，往往爲人忽略。臨床各科的服務是看病和治療，病理科的服務則是做解剖與檢查標本。二者的目的，主要是爲病人，可是同時也是爲醫師爲學生。爲病人的服務在查明疾病的原因和種類使其獲得適當的治療；爲醫師則在幫助其理解整個疾病而下正確的診斷，藉以決定治療方針，或者以後遇到同樣的病人，即知如何處置；爲學生則是一種實際的教學。有了上述的種種關係，病理科與其說是基礎醫學的一部門，毋寧說是介乎基礎與臨床之間的一門學科。（病理科遷入醫院以前P. 165）

先是病理科設在醫學院內，以教學與研究爲主，未能與臨床治療相配合。他基於教學、研究、爲醫師爲病人服務的觀點，奮鬥了七年，終於將病理科遷入了醫院內。這在病理科研究方面，加重了責任，也增加了貢獻，在醫師方面能有病理科的資料，臨床診斷治療更獲得了客觀的依據。

四十五年八月廿六日起，五個月內，他遊歷了世界一周，由美國，轉歐洲、中東以及遠東的泰國，參觀了二十三座醫學院，還有幾座研究所。在美國參觀了十七座大學的醫學院，三座研究所，美國重要的大學他都去了。每一醫學院或研究所的組織設備，研究方法，教學情形，以及重要教授，甚至經費來源，都一一的記了下來，看似瑣細，却別有深意。即人家的好壞，我們有了具體的參考資料，便可據以研求發展與改善。今日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已經是不能閉關自守，而任何一種學術，也不是閉門造車能有所成就的。尤其是科學，我們既已走在人家後面，就得跟著人家的路線走去，這樣還有跟上前面的一天，不然自作聰明，不是瘋狂，便是愚昧。

說到這裏，與奕白所強調的「文獻」有關了，因爲單憑參觀人家的研究機構，而不看人家的研究成果，也是不行的。奕白說：

做研究最重要的一件事，必須熟悉有關文獻。儘管我的老師馬杉教授在卅餘年前教導我，文獻必須細查，但毋需盡讀，讀沒有價值的著作，等於浪費時間；不會利用文獻的話，熟讀文獻，不如不讀文獻。可是那個時代的

年輕研究者，都有遇事必須澈底解決的想法，所以閱讀文獻，莫不全力以赴，每閱一篇，不但隨時做摘要，並還製卡備查，甚至有人一開始研究，便作十年文獻，十年實驗打算。（閒話研究P.386）

這與弄文史者之重視「文獻」殆無異致，前人及同時代人的著作，都是知識的積累，是研究的基礎，是啓發靈感的源泉，可是，這與圖書設備又有密切的關係了。研究文史者有圖書館即可，而研究科學者，則圖書館外，還得要實驗室。因此，奕白之採訪世界各大學醫學院的實況，和強調「文獻」之重要，是有他的苦心深意的。關於做研究，奕白有幾句話，說得極好：

做研究的人，太本份太保守，雖然不致犯大錯，那是不會有多大出息的，尤其是年輕人。一個年輕研究者，應該有理想，還應該有點狂妄之處，才能成功一些與衆不同的研究。做研究不能沒有計劃，擬訂計劃，除了周到之外，還需要一點冒險心，可是對自己的計劃又不能沒有信心。縱使有信心，實驗研究的結果，不一定按照預期程序來演變，所以隨時得轉換方向，隨時得從頭來過，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五年、十年的努力，可能付之東流，徒呼負負而已。（閒話研究P.386）

做科學研究的如此，做文史的研究又何嘗不是如此？不過做科學研究的計劃得失，最後決定於實驗，做文史研究的計劃得失，則在乎資料與識見。「理想」與「信心」固然是必要的，而「狂妄」與「冒險」則是奕白揭出的妙諦。「狂妄」與「冒險」，原是事功家的境界，與做學問研究似乎沒有關係，其實不然，學術之道，並無坦途，多少人從事於此道，成功者究竟少數，所以才情與膽識，雖終老書齋中的人物，也是必要的啊。

奕白這部書，雖是真實的記錄，却可以看出他的才情來。他那爽利的文筆，正如其性格，使我這職業的國文教員對之不免也有愧色。書中所寫的人物，如馬杉、傅孟真、劉瑞恒諸君以及在國外訪問時所遇到的人物，都是極真實活潑而有情趣的，尤其是馬杉教授那種天真自然的風度，在他異國的弟子筆下，他沒有死，他是永遠活著的。奕白的文學修養極高，讀過好些世界名著，所以才能寫出這一本好書。他說：

醫學專著以外，我還擁有數百本中、日、英、德小說，說也奇怪，雜書之中，竟以中文的爲最多，這是因爲身居外國，深恐把中文丟掉，所以每逢我去東京，定必走向神保町的中國青年會書店，選購幾本小說或隨筆，作爲睡前的讀物，久而久之，便把差不多的名著小說都買齊全了。（閒話研究P. 389）

這在奕白不過是業餘的事，有如他好打籃球，從沒有作選手的意思。他說「深恐把中文丟掉」，這句話倒令人有些難過，試問今之學科學的年輕人，有幾個人還有這樣想頭？恐怕一入大學之門心理上便把中文丟掉了，若去了外國就是家信也會越寫越疙瘩了，如果在外國住上十年八年，運用腦子思維的方法，也會變了。可是這一問題，單指責今之年輕人也不公平，三十餘年來的通才教育，定下了許多劃一不二的必修科，將年輕人填得喘不過氣來，結果連自家的語文也賠上了。總之，我祇希望今之下一代的科學家，學學你們的前輩罷，保持住你們多年獲得的那點表達能力，如果能隨時求點進步更好，因爲這一國家語文的運用，佔地球上人口比例，是絕大的多數，況且作爲一個中國人，就得有運用中國語文的義務。我說不來什麼大道理，我祇堅持這點不夠偉大的看法。

以上是我讀奕白的這部書的感想，也只是一個平凡的讀者的感想而已，即此作爲序言。爲一部好書作序，最要的是能對本書有所發明，使讀者一讀序言便知其價值，這一點深愧不能作到。先是我後悔不應該答應奕白這份雅意，現在他看了我這篇拉雜的文字，我想他會苦笑的，這又該他後悔了，然已來不及矣。

臺靜農於臺北龍坡里寄寓

自序

我答應「傳記文學」編者劉紹唐先生寫點關於一個病理學研究者的生活回憶什麼的，已是三年以前的事了。那時候正好我已從事病理工作整卅年，我會戲問劉先生，就以「病理卅年」為題如何，他說可以，催我馬上動筆。那知我答應下來，一拖三年，一個字也不會寫得，而這三年之間，「傳記文學」則按月寄來，從未間斷。每次接到「傳記文學」，我又是高興，又是內疚，高興的是飯後睡前有書可讀，內疚的是所作諾言迄未兌現。今年三月，已是我畢業日本千葉醫科大學整卅年，也就是我從事病理教學與研究整卅年。「病理卅年」，唸起來好像比卅四年、卅五年順口一點，再說，我也實在不好意思盡拖下去了，所以這才猛下決心，來寫點我從事「病理卅年」來的回憶，也可以說是「卅三年病理甘苦談」。

以上這一段是我在民國五十六年三月間開始寫「病理卅年」所寫下的開場白，當時以為寫個十來萬字，就可打住，那知一寫三年多，竟打破了四十萬大關，真是夢想不到的事。三年當中，許多朋友一再來信或口頭要求我早點出單印本，所持的理由很簡單，差不多都是因為過去不會按月閱讀，而又想看全文，所以慇懃我出書。一旦手頭有書，想看時，拿起來就可一口氣唸個夠；厭煩了，隨時扔下，下次再看，多麼方便！我把此事商之於劉紹唐先生，他慨然答應把全稿列入「傳記文學叢刊」，儘可能提早出書。最後我們討論到書名的問題，我們也會考慮到「一個病理工作者的回憶」、「病理研究室的生活話舊」、「卅五年病理甘苦談」之類的名稱，不過為了紀念我痛下決心

病理卅三年

二

來寫這段回憶的那一年，雖然現在我已從事病理工作滿卅五年，結果還是採用了原名「病理卅三年」。補記經過，用以代序。

承臺靜農先生賜序並題簽，謹此致謝。

葉 曙
於臺北寓所

病 理 卌 三 年

目 錄

臺靜農先生序

自序

第一部 日 本

一、千葉醫大病理學研究所	三
我選擇了病理	三
千葉醫科大學簡介	四
病理入門須知	五
磨刀染色的訣竅	七
解剖室的虛驚	九
二、我跨進了研究之門	一三
我的指導教授馬杉先生	一三
別開生面的教授法	一七
首次發表演說	一八
撰寫第一篇學術性論文	二一

研究與四G

一一一

三、研究室生活雜記

結核研究插話數則

一一五

天下最苦的差事

一九五

打字與校對

三〇

晨禮服的故事

三三

日本的醫學博士

三五

四、馬杉教授臥病前後

四一

馬杉先生擔任宿題報告的經過

四一

一篇追命的論文

四四

代師指導研究三年

四五

五、值得回憶的人與事

四五

一位值得懷念的教授

五五

值得一記的東京帝大

五八

一個令人難忘的病史

六〇

六、研究室外插話

六三

千葉醫大的幾位中國同學

六三

記吾妻淑蓮

六八

喪女之痛

七一

我補上了特選

七三

第三部 臺灣

一、倫陷期間的上海東南醫學院	一〇七
二、喪子之痛	一一三
三、勝利前夕	一二九
四、日本投降之後	一三三
五、應聘來臺	一三七
六、返滬接眷	一三三
七、民國卅七年	一四一
八、單幫教授	一四一
一場大病	七八五
長男仲巍之誕生	七八八
七、回國前後	八一
顧天堂醫學研究所	八一
一家四口的糧食問題	八七
一封信打動了我的心	九二
全家回國	九七

第一部 上海

一、倫陷期間的上海東南醫學院	一〇七
二、喪子之痛	一一三
三、勝利前夕	一二九
四、日本投降之後	一三三
五、應聘來臺	一三七
六、返滬接眷	一三三
七、民國卅七年	一四一
八、單幫教授	一四一
一場大病	七八五
長男仲巍之誕生	七八八
七、回國前後	八一
顧天堂醫學研究所	八一
一家四口的糧食問題	八七
一封信打動了我的心	九二
全家回國	九七

一、初期臺大醫學院值得一記的一些人與事	一四九
幾位留用日籍教授	一四九
傅孟真先生與臺大醫院	一五一
記劉瑞恒先生	一五六
幾位美國朋友	一六一
二、病理遷入醫院以前	一六五
三、醫學院二度改制	一七一
四、旅美一年	一七七
赴美途中	一七七
華盛頓大學外科病理學系	一八一
我當了志願住院醫師	一八九
杜克大學醫學院	一九二
波士頓之行	一九六
哥倫比亞大學病理學系	一九七
記史密斯教授	一〇二
離美返臺	一〇七
五、病理遷入醫院以後	一一三
六、十年來我們做了些什麼	一一九
七、我們的教學法補遺	一二七

八、世界一週

第二屆世界醫學教育會議

一三三
一四〇

維斯康辛大學醫學院

一四五
一四五

華盛頓大學醫學院

一五二
一五二

貝勒大學醫學院

一五七
一五七

德州州立大學蓋爾凡士頓醫學院

一五八
一五八

魯西安那州立大學醫學院與杜蘭大學醫學院

一六二
一六二

杜克大學醫學院

一六四
一六四

三軍病理學研究所

一六七
一六七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一六九
一六九

蔣斯霍浦金斯大學醫學院

一七二
一七二

匹茨堡大學醫學院

一七八
一七八

西儲大學醫學院

一七八
一七八

巴伐洛大學醫學院

一七八
一七八

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

一八一
一八一

耶希伐大學愛因斯坦醫學院

一八三
一八三

紐約州立大學下州醫學中心醫學院

一八四
一八四

哈佛大學醫學院

一八六
一八六

耶魯大學醫學院

一八七
一八七

倫敦大學醫學研究院

一九〇
一九〇

倫敦大學醫學院	二九一
歇非爾大學醫學院	二九四
巴黎大學醫學院	二九八
弗蘭克福大學醫學院	三〇一
伊士坦堡大學醫學院	三〇四
培魯特美國大學醫學院	三〇八
曼谷醫學大學	三一〇
九、我與病人	三一三
學術免費與病理解剖	三一五
切片檢查之困擾	三一九
越俎代庖 替人作主	三一九
十、我與學生	三一九
課外活動	三一九
婚姻問題	三一九
畢業生在美國	三三五
我與僑生	三四〇
十一、澳洲之行	三四五
十二、重訪休士頓	三六三

- 十三、夏威夷記遊 三七五
十四、閒話研究 三八五
其一 三八五
其二 三八五
其三 三八五
其四 三九一
其五 三九五
其六 四〇〇
其七 四〇五
其八 四〇八

附 錄

- 我們這一代的教育背景 四一九
民十以前的小學 四二〇
軍閥時代的中學 四三〇
同濟大學 四四五
留學日本 四四九
東京醫學專門學校 四五一
千葉醫科大學 四五三

第

一

部

日

本

